

# 社会资本的构成差异对农村社区经济的影响

——以发展程度不同的两个农村社区为例

芦晓春<sup>1</sup>, 李兴佐<sup>1\*</sup>, 张平<sup>1</sup>, 简小鹰<sup>2</sup>

(1. 中国农业大学烟台研究院, 山东烟台 264670; 2.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北京 100094)

**摘要** 通过实地调查两个发展程度不同的农村社区, 运用社会资本分析框架分析了两个村社会资本构成之间的差异, 并分析了社会资本对两个农村社区的经济精英培育和社区公共产品配置带来的不同影响。结果表明, 社会资本的构成极大地影响了农村社区经济的发展过程, 并提出目前在农村的发展过程中需要积极培育社区的社会资本。

**关键词** 社会资本; 构成差异; 农村经济; 农村发展

**中图分类号** F3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09)29-14523-05

## Effects of the Composition Differences of Social Capital on the Economy of Rural Communities

LU Xiao-chun et al (Yantai Research Institute,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Yantai, Shandong 264670)

**Abstract** Two villages with different development level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the social capital, the composition differences of social capital between the two villages were analyzed. And different effects of social capital on the economic elite training & public goods allocation of two rural communities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ocial capital composition greatly affecte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rural community economy. And it was pointed out that the social capital of community should be actively cultivated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Social capital; Composition differences; Rural economy; Rural development

当前, 农村的发展是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工作之一, 而农村经济的发展是确保农村发展的重要前提。目前, 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的研究颇多, 也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成果。但是, 由于农村的经济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单一的学科研究视角往往很难对其进行全面的考察与研究。尤其农村是一个具有乡土社会特点的社区, 农民对自己社区的发展有着不同的认识。在他们的视角下, 农村的发展需要的不仅仅是外部的资本支持, 还需要社区内社会资源的积累<sup>[1]</sup>。农村经济受到农村社区内部许多因素的影响, 而社区的社会资本便是其中之一。然而, 目前国内有关社会资本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研究尚处于探索期, 研究成果并不多。由于社会资本区别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 具有不易被察觉、难以具体衡量的特点, 往往使人们容易忽视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所以, 社会资本在农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作用和影响也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实际上, 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作为地区发展的3种重要资本, 缺一不可。为此, 笔者研究了社会资本构成的差异对农村社区经济的影响。

### 1 社会资本概念界定

国内外对于社会资本的概念目前并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 概括而言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分为微观层次、中观层次和宏观层次。在微观层次上, 主要是以社会网络形式的社会资本来分析个人实现预期目标的社会活动, 注重个体为对象的研究<sup>[2]</sup>。在中观层次上, 主要是从社会结构的功能角度来定义社会资本, 认为社会资本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 是一

种社会资源, 不仅能够被个人所使用, 而且有利于集体行动的达成。其中, 义务、期望、网络、规范、有效惩罚、信任及声望等为社会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sup>[2]</sup>。在宏观层次上, 社会资本主要被运用到社会政治生活分析上, 以社会信任、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等形式为主的公共精神成为社会资本新的研究范畴, 认为社会资本有助于提高社会成员的合作, 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sup>[3]</sup>。

根据实地调查需要, 笔者认为社会资本是与嵌入到社会结构中的社会资源联系起来的, 个人或集体在其需要时能够调用多少社会资源取决于自身的社会网络形态、信任度、参与集体行动的频率、合作与互惠意识等因素。因此, 该研究中的社会资本是指存在于个人或社区的社会网络形态, 以及表现为互惠和合作、社会信任与规范等为主的公共精神要素, 它们是通过参与网络共同作用于社会资源且能够产生效益的一种资本形式。

### 2 调查地及样本基本概况

#### 2.1 样本基本特征 见表1。

**2.2 山东省L村概况** 山东省L村地处革命老区临沂市Y县S镇东北部, 该村最早建于1916年。L村三面环山, 地势凹凸不平, 是典型的山区地形。据调查, L村共有耕地面积约420.00 hm<sup>2</sup>, 山林地面积约100.00 hm<sup>2</sup>。2008年全村共有农户269户, 人口930人, 贫困人口10人。当年全村人均收入约为1460元, 其中约83.0%来自纯农业性收入。2008年村里大约有200位村民外出打工, 约占总人口的21.5%。

**2.3 河北省M村概况** 河北省M村位于张家口市崇礼县中部, 全村201户, 人口626人。总土地面积1178.07 hm<sup>2</sup>, 其中, 有林地面积509.56 hm<sup>2</sup>, 耕地面积78.07 hm<sup>2</sup>。由于受自然条件影响, 农民增收方式单一, 是全县出了名的贫困村。1996年, 时任支部书记与河南菜商合作为该村争取了一份1.33 hm<sup>2</sup>生菜种植合同。由于当年村民尝到蔬菜种植的甜

**基金项目** 中国农业大学第四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与科技作品竞赛项目。

**作者简介** 芦晓春(1987-), 男, 山东临沂人, 本科生, 专业: 农村区域发展。\* 通讯作者, 博士, 副教授, E-mail: lixingzuo@126.com。

**收稿日期** 2009-08-19

头,所以从那时起 M 村开始扩大种植蔬菜规模。1999 年开始建造日光温室大棚。2006 年“M 村设施蔬菜区域联合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成立。2008 年全村人均纯收入达到约 6 700 元,蔬菜种植占全村人均纯收入的 85.0%。

由表 1 可知,样本中两个村的农户在年龄、文化程度及

主要职业的分布上均没有表现出显著性差异( $P > 0.05$ ),说明 L 村和 M 村的人力资源状况基本处于同一水平;两个村的农户在 2008 年家庭纯收入水平的分布上有极显著差异( $P < 0.01$ ),这符合两个社区实际发展水平具有差异性的现实。基于此,调查研究具有较高的可行性和可信性。

表 1 两个村农户样本数据基本特征

Table 1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mple data of two villages

指标 Index	范围界定 Range definition	L 村农户样本 Farmer samples in L Village		M 村农户样本 Farmer samples in M Village		显著性差异分析 Analysis of significant difference
		频率 Frequency	百分比//% Percentage	频率 Frequency	百分比//% Percentage	
年龄	21~30 岁	4	11.1	6	19.4	$\chi^2 = 4.338, df = 3, P = 0.227$ ; L 村年龄中位值 41.13 岁, M 41.06 岁
	31~40 岁	13	36.1	9	29.0	
	41~50 岁	16	44.4	9	29.0	
	51 岁以上	3	8.3	7	22.6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17	47.2	13	41.9	$\chi^2 = 1.990, df = 2, P = 0.370$
	初中	17	47.2	13	41.9	
	高中或中专	2	5.6	5	13.1	
主要职业	在家务农	20	55.6	23	74.2	$\chi^2 = 4.617, df = 3, P = 0.202$
	外出打工	13	36.1	5	16.1	
	个体户	2	5.6	3	9.7	
	其他	1	2.8			
2008 年家庭纯收入	3 000~5 000 元	15	41.7	6	19.4	$\chi^2 = 13.205, df = 2, P = 0.001$
	5 000~10 000 元	19	52.8	12	38.7	
	10 000 元以上	2	5.6	13	41.9	

###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 3.1 两个社区社会资本构成的差异性解释

3.1.1 社区的社会网络形态不同。社区的社会网络形态实质上反映了社区社会结构的封闭性和开放性。一般认为,传统的农村社区的社会结构具有封闭性的特征,这种特征体现在农户的社会网络主要是由家庭网络、亲属网络和邻里网络构成,由血缘和地缘关系交织组成了一张看不见的、封闭式的社会关系网<sup>[4]</sup>。

为了考察两个社区各自具有怎样的社会网络形态,笔者设计了“农户的日常交往对象”、“农户 1 年中去最近县城的次数”以及“农户是否参加了农民合作组织”3 个问题。数据统计发现,在“农户的日常交往对象”这一问题上,两个社区农户的回答有显著性差异( $P < 0.05$ ),其中,L 村农户主要的交往对象具有较高的同质性,而 M 村的农户交往对象具有一定的异质性(表 2);在“农户 1 年中去最近县城的次数”这一问题上,两个社区有极显著差异( $P < 0.01$ )(表 3)。统计结果反映出 L 村的农户与外界交往不频繁,活动范围较小,趋向于封闭性;而 M 村的农户与外界联系较频繁,趋向于开放性。另外,调查中发现,L 村并没有农民合作组织,村里很少有集体活动,农户的共同参与网络欠缺;而 M 村大部分的农户参加了“M 村设施蔬菜区域联合会”,每年 M 村都会组织蔬菜种植户与周边村子的农户开展种植经验交流活动,因此 M 村的农户具有较稳定的共同参与网络。基于上述 3 个问题的调查结果分析可以发现,L 村的社会网络形态呈现出封闭性,而 M 村的社会网络形态表现出一定的开放性,这种差异的出现也反映出了两个社区不同的社会结构。

表 2 两个村农户日常主要交往对象差异

Table 2 The difference of main daily communication objects of farmers in two villages

社区 Community	样本数 (n) Sample size	主要交往对象比例//% Proportion of main communication objects			
		邻居 Neighbors	亲戚朋友 Relatives and friends	客户 Guests	其他 Other
L 村	36	36.1	61.1	0	2.8
M 村	31	12.9	74.2	12.9	0
卡方检验		$\chi^2 = 9.467; df = 3; P = 0.024$			

表 3 两个村农户 1 年中去最近县城的次数差异

Table 3 The times difference of farmers to the nearest county within a year between two villages

社区 Community	样本数 (n) Sample size	去县城不同次数比例//% Proportion of different times to county			
		1 次及以下 Once and below	2~5 次 Twice ~ 5 times	6~10 次 6~10 times	10 次以上 Over 10 times
L 村	36	30.6	52.8	13.9	2.8
M 村	31	6.5	35.5	45.2	12.9
卡方检验		$\chi^2 = 14.133; df = 3; P = 0.003$			

3.1.2 社区的公共精神存量不同。公共精神是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构成,它主要体现在社区成员之间的合作与互惠意识,成员对社区发展的期望和关注度,社区治理机构的社会

信任以及社区正式规范的约束力等方面。公共精神代表的是公民生活的一种价值观,因此不宜被衡量,这就需要替代指标来反映社区的公共精神存量。基于此,笔者用打分数的定量分析法分别测量了两个农村社区的农户对“社区能人的

帮助作用”、“村委的社会信任度”以及“社区发展的满意度”的打分情况,并询问了农户对社区规章制度的看法。调查的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两个村公共精神的相关变量的差异

Table 4 The related variable difference of public spirit between the two villages

社区 Community	样本数 (n)//户 Sample size	相关变量 Related variable	打不同分数的人数比例//%					显著性差异分析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nalysis	
			Populations proportion with different scores						
			0 分	1~3 分	4~6 分	7~9 分	10 分		
L 村	36	农户给社区能人的	19.4	58.3	19.4	2.8	0	$\chi^2 = 28.797, df = 4, P = 0;$	
M 村	31	帮助作用的打分	0	16.1	41.9	32.3	9.7	平均分:L=2.4 分,M=5.3 分	
L 村	36	农户给社区发展的打分	5.6	61.1	30.6	2.8	0	$\chi^2 = 33.717, df = 4, P = 0;$	
M 村	31		0	6.5	35.5	51.6	6.5	平均分:L=2.9 分,M=6.7 分	
L 村	36	农户给村委的信任打分	25.0	58.3	13.9	2.8	0	$\chi^2 = 26.633, df = 4, P = 0;$	
M 村	31		0	25.8	32.3	32.3	9.7	平均分:L=2.1 分,M=5.7 分	

由表 4 可知,两个村公共精神所有的相关变量之间都存在极显著性差异( $P < 0.001$ )。由“农户给社区能人的帮助作用的打分”数据统计结果表明,L 村村民对本村的能人产生的利他作用所持的期望较低,而 M 村的能人对其他村民有较好的帮助作用,所以 L 村农户的合作与互惠意识要低于 M 村;由“农户给社区发展的打分”数据统计结果可以看出,L 村很大一部分村民对本村的发展并不寄予希望,对现状表示悲观,而 M 村村民则表现出对本村的发展持有较高的满意度和期望;由“农户给村委的信任打分”的数据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两个村的村级治理机构的社会威望具有明显的高低之分,L 村的村委社会信任度令人堪忧,而 M 村村委的社会信任度则较高。

另外,在调查中笔者询问了农户对社区规章制度等的看法。统计结果发现,L 村有 55.56% 的农户认为这些规章制度没有作用,44.44% 的农户认为有一定的作用;M 村则有 6.45% 的农户认为规章制度没有作用,74.20% 的农户认为有一定的作用,19.35% 的农户认为这些规章制度作用很大。这说明 L 村的村民对村规的实际作用持悲观态度,而 M 村的村民则对本村的村规的实际作用持一定的认可态度。

从以上几个问题的分析能够判断出这两个村的公共精神存量有着较为显著的差异。虽然并不能全方位地考察两个村公共精神在各方面的表现,但是选取的指标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能够代表两个村的公共精神实际的存量,因此上述的结论具有较高的可信性。综上,L 村的社会资本积累不足,社区的社会资本具有弱质性,主要表现在社区缺乏农民合作组织,社会网络形态封闭,社区治理机构治理失败,社区没有形成良好的集体参与网络等方面。相反,M 村的社会资本得到了较好的构建与积累,社区的社会资本存量较高。

### 3.2 社会资本对两个村经济的影响分析

**3.2.1 社会资本影响社区经济精英的培育。**“我问她了解现在猪的市场行情吗?她笑着说自己小学文化哪懂什么市场,看村里别人养猪咱就养,到时候看人家卖猪咱也跟着的一块卖呢。我问她为什么买猪,她说听人家讲养猪还能挣几个钱,看别人养自己不养觉得吃亏。”(来自对 L 村村民李某某的个案访谈)。

“他对我说种菜不能和别人一个样,每年看别人种菜种

的多时咱就少种,别人种的早咱就种的晚。他还经常和菜老板探讨每年的价格走势。同时他在农闲的时候经常会去城里的种子站、农药站收集一些资料,自己再慢慢研究。”(来自对 M 村村民李某某的个案访谈)。

“村民张玉德是 M 村最早种植蔬菜的农户。1999 年他在外出打工的路上遇到了北京中以农场的一位经理,通过聊天,中以农场支持他在 M 村发展蔬菜种植业。由于蔬菜种植给村民增收带来了好处,所以 M 村村民开始大规模种植蔬菜。在这以后他不断联系外地客商,成为崇礼县最大的蔬菜经纪人。”(来自对 M 村村民张某某的个案访谈)。

自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随着农村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农村的一部分农民受到了市场经济意识的洗礼。他们表现出更为强烈的生产意识,积极参与市场,成为社区里最早致富起来的农民。他们被当地称为“能人”,并表现出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意愿。他们有的是社区的政治精英,有的是社区的经济精英,这些人在社区脱贫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sup>[5]</sup>。

通过个案材料可以发现,L 村和 M 村的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表现出了不同的经济行为,M 村农户的经济行为具有较高的市场分析能力,表现出较强的精英意识。而 L 村的农户较为明显地表现出其生产行为易受他人的影响,缺乏对市场行情的判断分析能力,精英意识较弱。实际上,在 L 村调查中间及“听别人说养猪很挣钱会怎么做”这一问题时,有 36 位被访农户中有 23 人回答为“看看他们养不养再做决定”,8 人回答为“不管别人养不养我都不养”,5 人回答为“不管别人养不养我会养”,能够看出,L 村相当一部分农户从众性选择行为较强。两个村的农户为什么会有这种经济行为的差异,这就需要借助隐藏在两个村不同社会结构中的社会资本来解释。

对于农户个人而言,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关系网络或特定的社会结构,这种网络结构可以给网络中的个人提供信息和各种资源<sup>[1]</sup>。因此当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获取社会资源的手段或工具时,就必然对农民的经济行为产生影响。由于一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封闭性与开放性特征使得社区的社会网络呈现不同的态势,这将会影响到农户对自身社会资本的利用。进一步地解释,传统的农村的社会网络由家庭网络、

亲属网络和邻里网络构成,相对于农户个人而言,这3个网络因子同处于一个层次并相互交织形成一个平面三角形(图1)。在这个封闭的、单面式的社会网络形态里,农户获取外界市场信息的来源单一,且往往带有滞后性,所以农户的市场信息存量较少。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对称,他们对自己的经济行为所产生的预期收益很大程度上无法确定,当农户参与市场的时候,他们选择成为风险回避者。这时网络里的农户的经济行为极易受到他人的影响,从而做出从众性选择。并且封闭式的社会网络形态下的农民思想意识更为保守,在正式规范不足的时候他们更倾向于非正式的规范,群体压力迫使个体服从集体的经济行为。这时候社会资本表现出负面效应,即压制和削弱了个人潜在的发展机遇,从而阻碍了社区经济精英的产生。而在社会结构呈现开放性的农村社区,存在1个或多个第3方合作组织。合作组织不仅把当地分散的农户联系起来,通过某种形式使农户共同参与组织内部的活动从而形成一定的公众参与网络,更重要的是把农户的生产、生活与广阔的市场联系起来,使得农户能够通过参与网络及时摄取更多的市场信息与服务等社会资源。家庭网络、亲属网络、邻里网络、第3方组织网络等多个网络因子形成一个立体多面式社会网络结构(图2),而第3方合作组织网络进一步扩展延伸到市场网络,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因此,网络里的成员获取的市场信息来源途径较多且及时。农户能够通过及时了解分析市场的变化,对自己的经济行为做出相应的调整,从而降低生产的风险性。这样社区的农户就具备较高的精英意识,十分有利于社区精英的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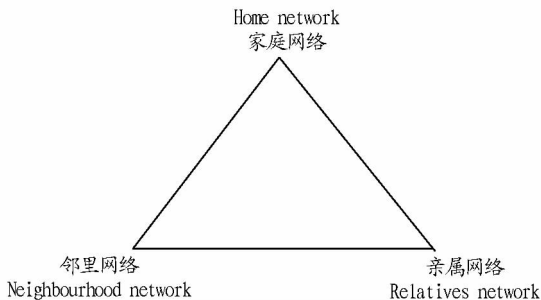


图1 单面式社会网络形态构成

Fig. 1 Single-sided form of social network-style constitu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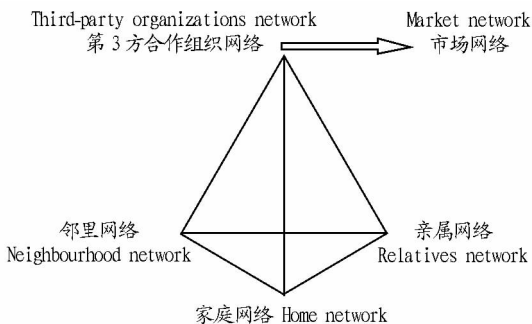


图2 立体多面式社会网络形态构成

Fig. 2 Three-dimensional multi-interview form of social network-style constitution

进一步地分析,社区社会资本存量的差异也会对社区经济精英的利他效应产生不同的影响。长期处于贫困的社区,即便社区精英存在,由于社区缺乏良好的公共精神,社会资

本的非均衡性分布使精英们在社区的发展过程中无法产生广泛的利他效应,只能造成“富了是自己的,穷了是大家的”的困境。而发展较好的农村地区,由于良好公共精神的积累,精英们具有“富了自己也不能忘了大家”的意识。他们的崛起动用了个人的社会资本,并且在自己的致富过程中把这种社会资本的功能作用于其他村民,对村民起到了较大的带头和帮助作用,形成较广泛的利他效应,并获得了村民广泛的认可和尊重。因此,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L村的农户给“本村能人的帮助作用的分数”要远低于M村的结果了。

**3.2.2 社会资本影响社区公共产品的配置。**问:“村里以后的发展,村委有没有什么规划?”村支书:“什么规划?有钱什么都好说好做,缺少资金,关系也不好跑,外边也没来帮的,规划也没用。”问:“镇里修的汶泗路不是经过村吗?这不是个好机会吗?村干部甲:“那路什么时候能修起来还是个事,你来的时候也看见那新修的桥了,这都大半年了还没修起来,镇里也不管了……”村干部乙:“为了修这条路,村里拆迁了很多村民的房子,现在村民意见也不小。”问:“修这条路镇里给补助了吗?”村支书:“拆房子的钱镇里也只给了村民一部分,修路的事村里也管不着,听镇里指挥呗。”(来自对L村社区领导者的访谈记录)。

“自从我村实施了《红旗营乡M村集体林业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后,村里长期因集体林业产权存在的纠纷得到了较好的解决,而村民与村委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村委会开展什么活动村民都能积极响应。”(来自对M村社区领导者的访谈记录)。

由上述对话可以看出,L村和M村的村委在村庄的治理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态度:L村的领导者具有明显的消极态度,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上没有做到让村民达到满意的效果,也没有实行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责任;而M村的领导者能够及时解决村庄发展的困难与矛盾,使村庄和谐地发展。为什么两个村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需要从两个村社会资本存量的差异的角度来分析导致社区公共产品呈现不同配置状态的原因。

社区的公共产品是社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社会资源,它能否最优化配置将直接对社区的经济产生影响。资源配置的途径一是靠政府的宏观调控,二是靠市场机制的调节,但是社会资源最终为公众所使用,强调的是公民参与分配<sup>[3]</sup>。因此,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都难以满足社会资源达到最优化配置的目标要求。而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网络结构,它存在于人们之间广泛的社会交换,所以它必然要求建构一种公民共同的参与网络来实现社会资源的交换。当社会成员通过自身的社会网络获取自身利益时,社会网络就有了配置社会资源的功能<sup>[2]</sup>。从这个角度来讲,社会资本就成为较之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更为节约成本的最佳资源配置方式。

农村的道路、农田水利等是通过政府投资建设的,相应地要求建立一系列配套的公共政策,良好的公共政策是这些公共产品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的重要保证。但是,这些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效果将取决于村民的参与程度。农村发展的主体是农民,这意味着在农村发展的过程中农民应广泛

参与社区发展决策的制定和执行。对于一个社区而言,农民的参与度受两种社会资本因素影响:一是社区公众参与网络的构建,如村民与村级治理机构的互动机制、社区农民合作组织的建设等;二是社区公共精神的培养,如社区合作与互惠意识、社区规范的约束力等。因此,对于基层自治组织来说,一是必须建立起与村民之间的互动途径或机制,确保村民能够参与社区发展的决策过程;二是制定能够被遵从的社区规章制度等正式规范,约束个人主义和“搭便车”行为,培养社区成员的集体意识,保持集体行动的一致性。通过社区公众参与网络的构建和社区公共精神的培养,促进公共产品在社区达到最优化的资源配置目标。

在 L 村,由于村民缺乏参与社区发展的机制,社区规章制度等正式规范不被村民认可,村民对村委会产生不信任和抱不抱希望的心理,便容易拒绝接受社区发展的政策。再者由于 L 村社区公共精神培养不足,诸如农户合作与互惠意识欠缺、对社区的发展态度悲观消极等表现,造成社区村民的集体行动难以达成一致。这些社会资本存量积累的不足,最终使得社区公共产品无法达到最优配置,长期的公共产品分配不均使得社区难以脱离贫困;而在 M 村,一是随着“M 村设施蔬菜区域联合会”这一农民合作组织的成立与发展,社区形成了较稳定的公众参与网络,使得村民之间的合作与互惠意识得到提高;二是由于 M 村公共精神培养较好,如实施的《红旗营乡 M 村集体林业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等规章制度被村民接受和执行,村委会的社会信任度得以提高,M 村村委会与村民之间的社会互动得到增强等。这些良好的社会资本存量的积累使得社区形成了积极的公众参与,集体行动保持较高的一致性使得社区的公共物品能够达到最优化的配置,农户对社区的发展持有较高的期望和满意度,这些都有利于社区经济的良好发展。

#### 4 结论与讨论

运用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通过实地问卷调查与个案访谈等研究方法,具体研究了社会资本对农村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的因素在社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个社区的社会资本构成如何,极大地影响了社区经济精英、社区公共产品等社区经济的重要要素,进而导致社区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水平。同时还发现,社区的农民合作组织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建构与积累有着特殊的意义。农民合作组织的建立是基于农民较高的合作与互惠意识等良好

的社区公共精神,而它的建立与发展又给社会资本建构了公众参与网络这一要素,并促进社区的社会结构呈现开放性。因此,合作组织既是社区社会资本建构的条件,也是社区社会资本积累的表现。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组织不仅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更有利于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sup>[6]</sup>。

社区社会资本的积累不足,不仅给社区的经济造成发展的困境,而且给社区农户的生计带来负面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笔者并没有考察社会资本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起到的促进作用,但是在调查的过程中注意到了劳动力的转移给农村留守人员生活带来的影响。笔者提到单面式的社会网络形态是由家庭网络、亲属网络及邻里网络 3 个网络因子构成的平面三角形结构。从几何学的角度分析,相对于网络内的个体农户而言,当 3 个因子同时存在时所获得的社会资本的支持功能是最大的、最坚固的。但是随着劳动力的外流必然会使得社会网络的 1 个或多个因子流失,造成网络内的留守农民因社会资本支持功能的弱化或消失面临较大生活风险。而在立体多面式的社会网络形态里,四面体的社会网络结构使得农民在失去 1 个网络因子时仍然可以从其他 3 个网络因子获得有效的社会支持,这有力地降低了留守农民生活的风险。因此,怎样做好留守农民的工作,尤其在贫困地区,成为农村发展的一项重要重要的任务。

在当今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的发展风险与机遇并存。而如何在这场社会变迁中抓住发展的机遇,归根到底在于农村如何积极建设社区的各种资本。实质上,社区的发展过程也是社区社会资本积累的过程。当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本形式偏重于强调其资本属性时,人们将关注它所带来的预期效益或结果,所以社会资本也是农村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因此,如何积极培育农村的社会资本就成为目前农村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深思和研究的课题。

#### 参考文献

- [1] 李小云. 普通发展学[M].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5.
- [2] 卜长莉. 社会资本与社会和谐[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 [3] 周红云. 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治理改革[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 [4] 马夫,马宗正. 欠发达地区乡村社会网络构造与农民发展——固原市五个村庄社区的实地调查[J]. 宁夏社会科学,2006(2):60-64.
- [5] 郑传贵. 社会资本与农村社区发展:以赣东项村为例[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
- [6] 黄志坚,陈树发,徐文斌. 社会资本与农村合作组织的关系研究[J]. 农业经济,2009(2):83-84.

(上接第 14522 页)

季气温上升趋势相对明显,冬季增温在区域增暖中贡献最大。

(3) 暴雨日数的变化对区域增暖的相关性分析表明,南阳盆地年平均气温和年暴雨日数距平累积曲线的逐年变化趋势具有很好的一致性,其相关系数为 0.636,达到了 0.001 的显著性水平。

(4) 由于白昼和夜间热力条件的差异,暴雨日数也存在明显的日变化,盆地明显增暖前后暴雨日数的日变化显著,

夏季各月的暴雨日数均增多,以夜间增多最为明显,而 8 月份夜间暴雨日数增多趋势最为显著。

#### 参考文献

- [1] 丁一汇,任国玉,石广玉,等. 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1):中国气候变化的历史和未来趋势[J].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06,2(1):3-8.
- [2] 翟盘茂,章国材. 气候变化与气象灾害[J]. 科学导报,2004,22(7):11-14.
- [3] 杨宏青,陈正洪,石燕,等. 长江流域近 40 年强降水的变化趋势[J]. 气象,2005,31(3):66-68.
- [4] 周秀杰,张桂华,郑红,等. 黑龙江省气候变暖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影响[J]. 气象,2004,30(11):47-50.